

青少版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鼎力推荐

雪虎

WHITE FANG

[美] 杰克·伦敦 / 著
蒋天佐 / 译

美国文坛上最精彩动人的动物小说之一。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是领会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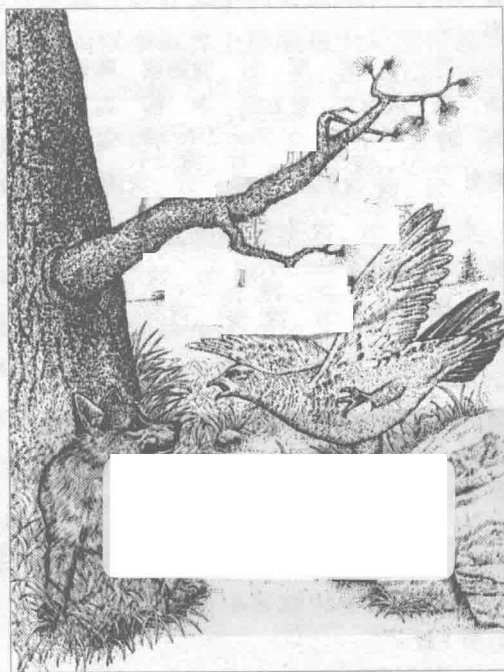
少年成长必读推荐图书
名家名译双色插图
6元本
优质·低价

青少年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雪 虎

名家名译插图本

[美] 杰克·伦敦 / 著 蒋天佐 / 译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余馱雨
余馱雨
余馱雨
余馱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虎 / (美) 杰克·伦敦 (London, J.) 著; 蒋天佐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5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名家名译插图本)

ISBN 978-7-80736-646-1

I. 雪… II. ①杰… ②蒋… III. 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缩写本 IV. 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2204 号

书 名	雪 虎
作 者	[美] 杰克·伦敦
译 者	蒋天佐
责 编	鱼治文
封面设计	陈 非
封面绘画	房恒勃
内文制作	火云鹤 林 典
策 划	以 洋 忠 平
执行编委	赵建黎 吴茹芝 冯 兵 贾 云 淡懿诚 陈景群 李六一 霍 红 靳 疆 鱼治文 张方鹏 李 郁 高立民 韩宏伟 贾旭彪 高 峰 葛 伟 刘夏莉 李 鸿 马静怡 贺金娥 周世闻 甄仕优 刘 芳 景 菲 高东海 杨江敏 蒋 波
法律顾问	沙庆超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 87205106
网 址	www.sqcbs.com
邮政编码	71000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长盛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 × 920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4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646-1
定 价	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有缺页、倒页、脱页, 可与工厂直接调换。

联系电话: 0917-8281023

序

杰克·伦敦(1876—1916年)是一位在世界文坛上颇具影响的美国作家。他1876年1月12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旧金山的一个破产农民家庭,10岁时全家迁往奥克兰。从幼年开始他便以出卖体力为生,当过报童、火夫、装卸工、洗衣匠,还做过偷蚝的“蚝贼”,后来又做过水手、流浪汉,曾被当做“无业游民”关进监狱,罚做苦工。1894—1896年间,他一边读中学,一边工作,曾一度入大学学习。后因阿拉斯加发现金矿,他加入淘金者的行列,去加拿大克朗代克地区淘金,结果得了坏血病,空手而归,从此埋头读书写作,成为职业作家。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传奇式的生活经历,使他有了积极的生活哲理和丰富的创作素材,从而敢于直面现实,针砭时弊,赞颂旺盛的生命力,宣扬积极的人生。

杰克·伦敦一生共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150多篇短篇小说、3部剧本以及大量的评论和特写等。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铁蹄》、《马丁·伊登》,中篇小说《野性的呼唤》、《雪虎》,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强者的力量》等。

《雪虎》和《野性的呼唤》一样是杰克·伦敦小说中的杰出代表。它也是以狗为主角来讲述环境决定论和进化论的,同时也凸显了报恩和奋斗不息的品德。所不同的是雪虎成了一条完全驯化的狗,而不像《野性的呼唤》中的巴克那样返祖为狼。《雪虎》集动物故事、探险故事、人性故事、心理故事、寓言故事等于一身,而且叙述细腻,感情真实,行文精练,语言生动,从而真挚动人,极富感染力,完全适合各种年龄段和不同审美情趣的读者阅读。

蒋天佐

目 录

第一部 雪白的虎牙

一 追踪猎食·····	1
二 母狼·····	7
三 饥饿的哀号·····	15

第二部 生于荒野

一 虎牙之战·····	23
二 巢穴·····	30
三 灰色狼仔·····	35
四 世界的墙·····	39
五 食物的规律·····	47

第三部 荒野之神

一 造火者·····	52
二 束缚·····	59
三 被黜者·····	65
四 追神·····	68
五 契约·····	71
六 饥荒·····	77

第四部 高等的神

一 种族之敌·····	84
二 疯狂的神·····	91
三 仇恨的统治下·····	96
四 缠住了的死·····	100

五 难于制服的·····	108
六 恩主·····	112

第五部 驯服

一 远行·····	122
二 南国·····	126
三 神的治下·····	131
四 种族的呼唤·····	138
五 睡狼·····	143

第一部 雪白的虎牙

一 追踪猎食

黑沉沉的针枞(cōng)林子，阴郁地耸立在冻结(jié)的河流两岸。不久前刮过大风，所以树上白色的冰衣雪盖已经揭掉了，树和树在渐渐消逝的暮色中仿佛互相依偎着，阴郁而不祥。广大无边的寂静笼罩着大地。大地本身一片荒凉，没有生命，毫无动作，如此寂寞寒冷，它那意味，甚至不仅仅是悲哀而已。它含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笑意，但是这笑比任何悲哀更可怕——这笑，像斯芬克斯^①的微笑一样地毫无乐趣，像冰雪一样冷，而且确实带着几分残酷。那是永恒以其专横而难以言传的智慧在嘲笑生命和生命的奋斗。那是“荒野”，是野蛮的、寒冷彻骨的“北国的荒野”。

但是那里却有生命存在，而且公然在荒野上进行反抗，沿着冻结的河流，一串狼犬艰苦跋涉。他们的耸立的硬毛上结了一层白霜。他们的气息一喷出嘴巴就在空中结成冰霜，落在他们的皮毛上变成霜雪的结晶体。这些狗身上套着皮轭(è)，还有皮带把他们拴在一部雪橇上，让他们拉着前进。雪橇下面没有滑板。它是用坚实的桦树皮做的，向上翻卷着，为了可以滑过在前面像波涛起伏一般的软雪。雪橇上面，用绳子绑得牢牢的，是一只狭窄的长方形木盒子。雪橇上还有些别的东西——几条毯子、一把斧头、一只咖啡壶和一口煎锅；不过最显著的，占着绝大部分地位的，就是那长长的狭窄的长方形木盒子。

在那些狗面前，一个男子穿着一双大雪鞋，艰难地步行着。在雪橇后面，艰难地步行着第二个男子。雪橇上，木盒子里，躺着第三个，他的苦工已经完结——这是一个已经被“荒野”征服和打倒、永远不会再活动再挣扎

注释 ① 希腊神话中的女怪。

的人。“荒野”一向不欢喜运动。生命对于它是一种冒犯，因为生命是运动，而“荒野”是永远企图毁灭运动的。它把水冻结，阻止它向大海流去；它把树木的汁液榨干，直到它们的强健心脏都冰冷了为止；最凶恶可怕的是，“荒野”把人蹂躏（róu lìn）折磨到屈服——人，原是生命中最不安静的生命，对于“一切运动必定终于成为运动的停止”那句格言始终抱着反感。

但是这一前一后，还没有死去的两个人却毫无惧色，不屈不挠地跋涉着。他们身上包着毛皮和鞣（róu）皮。眼睫毛、两颊和嘴唇都糊满了他们的气息结成的冰屑，以致他们的脸都辨认不出了。这使得他们好像戴着鬼脸，仿佛鬼世界里鬼魂出丧时的丧事承办人。但是在面具下面的他们，却是人，是正在深入那一片荒凉的、嘲弄人的和沉寂的土地的人，是热衷于巨大冒险的渺小冒险者，是唆使自己跟这个像无限空间一样渺茫、生疏和死寂的世界的威力相抗衡的人。

他们一面走路，一面保持沉默，为了节省些气力。四面八方一片寂静；寂静犹如实质的存在，压迫着他们。它影响他们的精神，好比深水的压力影响潜水的身体一样。它以一种无际的空间和不可改变的法令所特有的巨大威力压迫着他们。压得他们缩到自己的心灵深处，像榨葡萄汁似的榨掉一切的狂妄热情和骄气以及人类心灵里那种僭（jiàn）妄的自尊自重，直到他们终于发觉他们自己不过是有限的和渺小的尘芥（jìè），凭着不很高明的狡诈和小小的聪明，在伟大而盲目的物与力的作用与交互作用中活动罢了。

一小时过去了，又是第二小时。短短的没有太阳的白天，它的暗淡光线正在开始消逝，这时候，一声微弱的远远传来的哀号声，在寂静的空中响起来。它急骤（zhòu）地翱翔而上，达到最高调之后，就在那儿萦回不散，颤动而紧张，然后才慢慢地消失。它可能是一个即将毁灭的人的哀号，若不是它带着一种凄惨的凶猛和饥饿的焦急味道。走在前面的人转过头来，直到他的眼光和后面的人的眼光相遇。然后，隔着狭长的木盒子，两人互相点一点头。

第二声哀号响起来了，用针一般尖锐的声音刺破沉寂。两个人都听出了声音的方位。那是在他们后面，就在他们刚走过的冰雪旷野里。第三声响应的叫声又起，也是在后面，在第二声左边。

“它们在追我们哪，毕尔。”前面那人说。

他的声音沙哑，并且是假嗓子，他说得显然很吃力。

“食物很缺乏呵，”他的伙伴回答，“我几天都没有看见一点儿兔子的踪迹。”

此后他们就不再说话，虽然他们的耳朵留神听着他们后面继续发出的猎食的嗥(háo)声。

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把狗赶进河流边上一丛针枞树林宿了营。棺材放在生起的火堆旁边，作凳子也作桌子。那些狼犬集合在火堆那边，互相咆哮和争哄，但是没有显出要脱身跑到黑暗里的意思。

“我好像觉得，亨利，它们离营地近得很。”毕尔评论说。

亨利正靠火蹲着，用冰块垫好咖啡壶，点一点头。他直到在棺材上坐好开始吃东西的时候，这才说话。

“这些狗知道什么地方安全，”他说，“他们知道吃东西胜过被吃。聪明得很，这些狗。”

毕尔摇摇头：“哼，我不知道。”

他的伙伴诧异地看看他：“我这是第一次听见你说他们不见得聪明。”

“亨利，”那一个说，慢吞吞地咀嚼着他正在吃的豆子，“你有没有留心到，我喂他们的时候他们骚动得多厉害？”

“是比平常闹得凶。”亨利承认。

“我们有几只狗，亨利？”

“六只。”

“那么，亨利……”毕尔停顿一下，为了使他的话有更深的意味。“不错呀，亨利，我们有六只狗。我从袋子里拿出六条鱼。每只狗给一条，但是，亨利，鱼却少一条。”

“你数错了。”



“我们的狗是六只，”那一位心平气和地重复说，“我拿出六条鱼。独耳却没有吃到鱼。之后我重新到口袋里拿了一条给他。”

“我们只有六条狗呀。”亨利说。

“亨利，”毕尔继续说，“我并不说他们全都是狗，不过吃鱼的却有七只。”

亨利停止吃，隔着火看看狗，数一下。

“现在只有六只。”他说。

“我看见另外那只在雪地上跑掉，”毕尔用冷静的果断口气宣布说，“我看到了七只。”

他的伙伴对他怜悯地看看，说：“这个玩意儿解决了的时候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这话怎么讲？”毕尔问。

“我是说，我们运的这个玩意儿影响了你的神经，所以你见鬼了。”

“我也想到了，”毕尔庄重地回答说，“所以，我看见它在雪地里跑掉，我就看一看雪上，看见了它的脚迹。于是我就数一数狗，还是六只。脚印现在还在雪上。你要看吗？我指给你看。”

亨利不回答，只管默然地大嚼，吃完的时候，最后喝了一杯咖啡作为结束。他用手背抹抹嘴，说：

“那么你以为是——”

一声哀哭般的长号(háo)，凄厉地从黑暗中某处发出，打断了他的话。他停顿下来谛听，随后把手向叫声那边一扬，说完他的话——“是它们中间的一个吗？”

毕尔点点头：“我相信一定不是别的东西。你也注意到那些狗曾经闹得那么凶。”

一声又一生的长号，和响应的哀号声，把寂静变成了疯人院。叫声从四面八方发出，那些狗害怕得挤在一道，并且挤得那么靠近火堆，以致身上的毛也被烧焦了。毕尔向火上添了些树枝，随后点起了烟斗。

“我看你有一点儿泄气啦。”亨利说。

“亨利……”毕尔沉思地吸了一会儿烟斗才继续说下去，“亨利，我在想，他比你我幸运他妈的多少。”

他用大拇指向下朝他们坐着的棺材一戳，表示是说那第三者。

“你和我，亨利，我们死的时候，假使弄到足够的石头挡住狗来搞我们的尸首就算运气了。”

“不过我们不能比他，有人呀钱呀和别的东西来料理后事，”亨利回答，“这种长距离的葬礼你我可开销不起。”

“叫我不明白的是，亨利，像这样一个小伙子，在本乡本土神气活现的，不愁吃也不愁穿，干吗到这荒凉的天涯海角来碰钉子——这我真是不明白。”

“他假使守在家里的话，会活到老才死的。”亨利同意地说。

毕尔张开嘴巴要说话，但是改了主意。他只指了指像围墙一样从四面压迫着他们的黑暗。那漆黑中间并没有显出什么东西的形象；不过他看见一对像烧着的煤块似的发光的眼睛。亨利用头指出第二对，第三对。一圈亮眼睛已经靠拢他们的营地附近了。时而有一双眼睛移动了，或者暂时消失，一会儿又重新出现。

那几只狗的不安增加了，在像潮涌的一阵恐惧中惊散了，窜到火堆这一面，畏畏缩缩地在人腿附近爬来爬去。一条狗在蜂拥中一跤跌进火堆边上，痛得和吓得哀叫，烧焦的毛的臭味弥漫在空中。这场骚乱使那一圈眼睛不安地移动了一会儿，甚至还撤退了一点儿，但是狗静下来一会儿之后它们又不动了。

“亨利，缺了弹药真是他妈的不幸呵。”

毕尔已经抽完了烟，正在帮着他的同伴往晚饭前在雪地上铺好的针枞树枝上摊开毛皮和毯子做床。亨利沉重地哼了一声，开始解他的鹿皮鞋鞋带。

“你说还剩下几颗子弹？”毕尔问。

“三颗，”是回答，“但愿是三百颗。那我就要教它们尝尝滋味了，他妈的！”

亨利怒冲冲地朝那些发光的眼睛晃晃拳头，就把鹿皮鞋稳妥地撑在火前面烘。

“我也希望这阵寒潮过去，”毕尔继续说，“零下五十度已经两个礼拜了。但愿我没有走这一趟，亨利。我看形势不妙。不知怎地，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头。我假使希望什么，那就是希望这次行程已经走完，你和我是在麦圭利堡，正坐在火炉旁边打牌——那就是我的希望。”

亨利哼了一声，爬进了床。他正要睡着的时候被伙伴的声音叫醒。

“喂，亨利，另外那条混进来吃鱼的——这些狗为什么不攻击它？这真叫我想不透。”

“你操心得太多了，毕尔，”得到的是这个睡迷迷的回答，“你从前可不是这样的。现在闭上嘴睡觉吧，到早上你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你的胃在发酸，毛病就在这里。”

两个人都睡着了，沉重地呼吸着，在一个被窝里并排地躺着。火熄灭了，围在野营四面的发光的眼睛更拢近了。狗恐惧地拥挤在一起，每逢有一双眼睛来近的时候就发出威胁性的吠（fèi）声。有一次他们喧闹得很厉害，把毕尔吵醒了。他不惊扰他的伙伴的睡眠小心地爬下床，在火堆上扔了木柴。当火开始旺起来的时候，那一圈眼睛退远了些。他偶然向那些挤在一堆的狗一看。他揉揉眼睛，更凝神地对它们看看，然后爬回被窝里。

“亨利，”他说，“啊，亨利。”

亨利从睡眠中惊醒的时候呻吟一声，问：“出了什么毛病？”

“没有什么，”毕尔回答说，“不过他们又变成七只了。我刚数的。”

亨利在喉咙里哼了一声表示听到了这消息，那哼声拖长成为鼾声，他又沉入睡梦中。

早上，亨利第一个醒，把他的同伴叫起来。已经六点钟，但是离白天还有三小时；亨利在黑暗中动手准备早餐，毕尔卷行李和备雪橇。

“喂，亨利，”他突然问，“你说我们有几只狗？”

“六只。”

“错了。”毕尔得意地说。

“又是七只了？”亨利问。

“不，五只；一只不见了。”

“他妈的！”亨利愤怒地叫，搁下炊具走过来数狗。

“不错，毕尔，”他下结论说，“小胖没有了。”

“他这一去无影无踪了。”

“毫无希望了，”亨利又下结论说，“它们活活地吞了他。我敢说，他一面进它们的喉咙一面还不住地叫哪，他妈的！”

“他向来就是只笨狗。”毕尔说。

“不过再笨的狗也不会笨到走开去自杀呀。”亨利用深思的眼光看看剩下的那些拉雪橇的畜生，他们各自的显著特点他是一眼就概括得出来的。“我相信别的狗没有一只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用棒打也不能把他们从火边赶走，”毕尔表示同意，“我一向觉得小胖有一点儿不对劲。”

而这就是在北国的旅程中一只死狗的墓志铭——并不比别的许多狗、别的许多人的墓志铭更简陋。

二 母狼

早饭吃了，少量的旅行装备捆扎在雪橇上了，两个人就转身离开了那堆旺旺的火，进入黑暗之中。立刻，凄厉的叫声响起来——它们穿过黑暗和寒冷一唱一和。谈话停止了。白天九点钟才来临。正午的时候，南面天空变成玫瑰红色，那里突出了地球的肚皮，挡住正午的太阳不能直接照射到北部世界。但是玫瑰色很快消退了。白天的苍白余晖拖延到三点钟，也就消逝了，于是北极之夜的黑幕笼罩了寂静荒凉的大地。

黑夜来临的时候，左边、右边和后面猎食的嗥声更迫近了——如此之近，以致几次在那群困苦行进着的狗中间掀起恐怖的浪潮，使他们陷于短时间的惊慌失措中。

后来有一次这样的危机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把那些狗重新控制在轭下的时候，毕尔说：

“但愿它们到别处去打食，丢下我们就好了。”

“它们真叫人伤脑筋。”亨利同意地说。

他们不再说话，直到扎好野营。

亨利正伏在火上往那沸腾的煮豆子的锅里加冰，突然有一下打击的声音和毕尔的一声叫唤，还有狗群中发出的一声痛苦的尖叫，惊动了他。他立起身来刚好看见一个模糊(mó hu)的形象跨过雪地消失在黑暗的掩蔽之中。然后他看见毕尔站在狗群里，一半得意，一半沮丧，一只手里拿着一根粗棒，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条晒干的鲑鱼尾巴和一部分身体。

“它弄去了一半，”毕尔宣称，“不过我照样给了它一下。你听见它尖叫吗？”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亨利问。

“看不清。但是它有四条腿、一张嘴和一身毛，跟狗一样。”

“一定是一只驯狼，我想。”

“真是他妈的驯熟，且不管是不是狼吧，反正喂食的时候就来吃它的一份鱼。”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他们坐在长方形盒子上抽烟斗的时候，那一圈发

亮的眼睛竟比以前围得更近了。

“但愿它们碰上一群麋（mí）子或者什么，丢下我们走掉。”毕尔说。

亨利利用一种并不完全同意的声调在喉咙里哼了一声，他们默默无言地坐了一刻钟。亨利凝视着火，毕尔凝视着就在火光之外黑暗中燃烧着的那一圈眼睛。

“但愿我们现在就进麦圭利堡。”毕尔又开了腔。

“住口，收起你的愿望和你的牢骚吧，”亨利突然怒冲冲地说，“你的胃发酸了。毛病就在这里，吞一调羹苏打你就好得多，也就讨人欢喜些了。”

早上，亨利被毕尔嘴里发出的毒辣咒骂惊醒了。他用一只手肘撑起身体来看，看见他的同伴站在又添了木柴的火堆旁边的狗群里，谴责地举着双臂，脸上激动得变了模样。

“哈啰！”亨利喊，“什么事？”

“青蛙没有了。”是回答。

“什么话！”

“我告诉你的话。”

亨利跳出毯子，走到那群狗那边。他仔细数了一下，然后就和他的伙伴异口同声地大骂劫掠了他们第二条狗的“荒野”中的强者。

“青蛙是这群狗里最强的一条呀。”最后毕尔说。

“而且他也不是一条笨狗。”亨利加上一句。

就这样在两天之内记录了第二篇墓志铭。

一顿郁郁不乐的早餐吃过了，把余下的四只狗套上雪橇。这天是过去的日子的重现。两个人不言不语地在冰天世界的表面上困苦地前进。寂静没有什么东西来打破，除了看不见的紧跟在他们后路的追踪者们的号声。到下半晌黑夜来临的时候，追踪者们照老规矩拢近了，因而叫声也就接近了；而那些狗就激动和慌乱起来，几次把挽绳弄乱，使那两个人更加丧气。

“哪，你们这些笨畜生只配这样。”那天晚上毕尔做完工作的时候，笔直地站在那里满意地说。

亨利丢下炊事走过来看。他的伙伴不但把狗拴起来，而且是照印第安人的办法用棍子拴的。他在每只狗的颈子里结了一圈皮带。在这皮带圈上，在狗咬不着的紧靠颈子的地方，拴了一根四五英尺长的粗棍子，棍子另外一头又用皮带系在地上的木桩上。狗不可能咬到靠他这头的皮带。棍子又使他碰不到扣在另外一头的皮带。

亨利嘉许地点点头。

“要制住独耳只有这个妙法，”他说，“他咬起皮带来就像小刀子割一样，而且还快一倍。他们明儿早上一定都在这儿。”

“你可以打赌，”毕尔支持他的意见，“假如突然发现丢了一只，我情愿不喝咖啡动身。”

“它们竟知道我们不会用枪打，”亨利在睡觉的时候说，他是指包围着他们的那一圈发亮的眼睛。“假使我们给它们两颗子弹，它们就要客气些了。它们一夜比一夜靠近。你把眼睛避开火光睁大一点看看吧——你瞧！那一只你看见吗？”

两个人消遣地注意着火光的边缘上那些模糊的形象的动作，有好一会儿。只要不动地紧紧盯着黑暗中闪闪发光的一对眼睛的地方，那只野兽的形象就慢慢地显出来了。他们甚至可以

看出那些形象有时在移动。狗群里有一种声音吸引了两个人的注意。独耳在发出迅速的焦急的呜咽，拉直了棍子要冲进黑暗里，时而又停下来用牙齿疯狂地攻击棍子。

“你看，毕尔。”亨利悄悄地说。

一只像狗的野兽，完全显露在火光之下，用一种偷偷的、侧着身体的动作，溜了过来。它行动的时候神情既猜疑又胆大，小心地察看着人，而注意力却集中在狗身上。独耳拉直了棍子，挣着要向侵入者冲去，急切地哀叫。

“这个笨货独耳似乎不大害怕。”毕尔低声说。

“那是一只母狼，”亨利用耳语声回答，“这就是小胖和青蛙失踪的原因。她是那一群里面的诱饵。她把狗勾引出去，于是其余的就一齐动手，把他吃掉。”

柴火噼啪地爆了一声。一块木头发发出很响的爆裂声崩溃了。一听到这声音，那只奇怪的野兽就跳回黑暗中了。

“亨利，我想呀……”毕尔说。



“想什么?”

“我想这就是我用木棒打的那个。”

“毫无疑问。”是亨利的答复。

“我还要说一句，”毕尔继续说，“这个畜生这么熟悉篝火，是可疑的，没有道理的。”

“她比一只机灵的狼要懂得透彻些，”亨利同意，“一只狼知道在喂食的时候混到狗群里，那是要些经验的。”

“老维兰曾经有一只狗跟了狼群跑掉，”毕尔自思自想地说，“我本来是知道的嘛。是我在小斯狄克那边的放麋场上，在一群狼里打中了他。老维兰哭得像个娃娃。他说三年没有看见他了。他一直跟一群狼混在一块儿。”

“我想你是说着了，毕尔。那狼是一条狗，她从人手里不知吃过多少次鱼了。”

“假如我有机会抓住她，就要叫那条是狗的狼变做被吃的东西，”毕尔宣称，“我们再也丢不起牲口了。”

“不过你只有三颗子弹呀。”亨利反对说。

“我等到十拿十稳才开枪。”是回答。

早上亨利伴随着他的伙伴的鼾声，弄旺了火煮早饭。

“你睡得太愜(qiè)意了，”亨利把他从床上唤起来吃早餐的时候对他说，“我简直不忍心喊醒你。”

毕尔睡昏昏地开始吃。他注意到他的杯子是空的，就伸手去拿咖啡壶。但是伸开胳膊够不着，并且壶在亨利那边。

“喂，亨利，”他温和地责备说，“你没有忘了什么事吧?”

亨利很仔细地四面看看，摇摇头。毕尔举起空杯子。

“你没有咖啡喝。”亨利说明。

“完了吗?”毕尔着急地问。

“不是。”

“你觉得它倒(dǎo)我的胃口吗?”

“不是。”

毕尔的脸上泛起一阵发怒的血色。

“那我可要认真听听你的解释。”他说。

“飞腿没有了。”亨利答。

不慌不忙地，带着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人的神情，毕尔掉过头去，坐

在那里把狗数了一数。

“怎么搞的呢？”他冷淡地问。

亨利耸耸肩：“不知道。除非是独耳把他的皮带咬断了。他自己咬不到，那是无疑的。”

“混账东西。”毕尔庄严而缓慢地说，憋住满腔怒火不透露出来。“他啃不到自己的，就啃飞腿的。”

“好，无论如何飞腿的苦恼没有了；我想他这时候正被消化掉，并且藏在二十只狼的肚子里在大地上跳呀蹦哪，”这就是亨利给这只最近死的狗的墓志铭。“喝点咖啡吧，毕尔。”

但是毕尔摇摇头。

“喝吧。”亨利劝他，举起了壶。

毕尔推开杯子：“我喝我就混(hùn)账。我说过要是丢了一只狗，我就不喝咖啡，所以我不喝。”

“咖啡好得要命哪。”亨利哄诱地说。

但是毕尔很顽固。他咕咕噜噜地咒骂独耳玩出那样的把戏，就用这些咒骂代替饮料，吃了一顿干早餐。

“我今天夜里要把他们拴得互相碰不到。”毕尔在他们启程的时候说。

他们走了刚刚一百码多一点的时候，走在前头的亨利，弯下腰去拾起了他的雪鞋碰着的什么东西。那时候天黑，他看不出是什么，但是他摸得出。他把它甩到后面，落在雪橇上跳起来，撞到毕尔的雪鞋上。

“也许这可以给你派点用场。”亨利说。

毕尔惊叫一声。那就是飞腿剩下的仅有的东西——他给他扣的棍子。

“它们把他连皮带骨吃了，”毕尔说，“棍子干净得像根笛子。它们连两头的皮带都吃啦。它们饿得很哪，亨利，不等走完这段路程，恐怕它们就要吃到你我了。”

亨利满不在乎地大笑：“我以前没有这样被狼追逐过，不过不知多少更坏的事我都熬过来了。毕尔，我的孩子，叫那些讨厌的畜生再多来些试试看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毕尔不吉祥地咕噜说。

“唔，等我们到了麦圭利，你就知道啦。”

“我并不觉得那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毕尔固执地说。

“你是失常了，毛病就在这里，”亨利武断地说，“你需要的是奎宁，一